



# 一夜好雨

□阿普

还没有入睡，窗外淅淅沥沥下起了雨。好雨知时节。的确，时令正值初冬，黄叶并没有落完，黄花也没有凋尽，斑鸠还“咕咕咕”叫个不停。这时，下一场雨，洗去过路的尘埃，还冬季一个冰清玉洁，真是好得很。

有人说这是冻雨。其实不然，在我的家乡，处于盆地之中，又有长江和嘉陵江环绕，气温尚高，这雨虽然也约略冰凉，却并不至于冻，隐约里还有一丝温润。

巴山夜雨，引出我好多心思，叫我怎能入眠？想起了潇湘馆外的竹叶，在细雨中轻轻摇曳，宛如黛玉的心思，那样轻，那样柔，那样洁，那样的一丝丝凉；又想起川端康成文中的句子：“雨，如丝般飘落，如梦似幻。每一滴都带着柔和的温度，打在肌肤上，仿佛能渗透到心灵深处。”仰卧枕上，听窗外雨的叮咚，何尝不是一根根琴弦弹奏在我的心里？

遐思无疆，实在难以入眠。起来推开窗，一股风扑面而来，有些轻柔。雨水也随风飘来，丝丝滴滴洒在脸上，顿时一阵冰凉。雨声更响亮了，先前的轻声细语化作了现在的朗朗喧哗。在窗口和雨亲近了好一阵子，忽觉有些发冷，关上窗子上床躺下，还是睡不着，再次想起了初恋。

那是在重庆上桥读书时，少年懵懂，追一位邻班女生。一个下午，怀揣着自己写的一首长诗，手持一束石榴花，躲在十字路口等爱慕已久的她出现。她何时会通过十字路口去教室，我掌握得清清楚楚，只要她一出现，我会奋不顾身冲上去，把装诗的信封和火焰般的石榴花扔给她，就算大功告成。哪知天上突然落雨，雨虽不大，仿佛每一滴都打在我心上，把美好的情绪弄得湿漉漉的。

不久，她出现了。虽打着的一把碎花雨伞遮住了大半风景，可袅娜的身姿却逃脱不了我的目光。

如愿以偿！当我气喘吁吁回到寝室，独自一人惊讶自己的勇敢之际，那诗和石榴花全在女生手中了。我想，她应不会把诗和花扔掉，因为那样的话，那诗和花就太可怜了，一定会在雨中哭得喘不过气来，会糟糕得让人心痛。

我想象着诗和花的美好，直到上完夜课回到宿舍。平日室友在睡觉前总有一些各自的节目，有吹口琴的，有讨论稀奇话题的，也有掰手腕的……以往我总会踊跃参与，今晚却独自拥被而卧，让室友们好生纳闷。熄灯了，大家纷纷进入梦乡，窗外雨声依旧，只有我在黑暗中向往着女生的笑脸，那诗和花便仿佛插上了翅膀，跑到跟前，传递女生百般欣喜的神情。

一夜雨好下，下了一夜好雨。那一夜，是刻骨铭心的一夜。虽然初恋最终变成了美丽的回忆，但美好的记忆永远无法释怀，那迷离的雨声自始至终一直滴答在我内心的深处。

眼下初冬这场雨，正下在我即将惜别同事，转入人生又一佳境的路口，当然也是一场好雨。

只身一人下楼，步入雨中，伴落叶和黄花一起，感受这生命的甘霖。正在下着的雨，见到朦胧中突然冒一个人来，片刻惊讶，仿佛略有停顿，待它看出这人满怀的喜悦，便下得愈加酣畅淋漓。

或许一生当中，并无几夜这样的好雨。时节好，心情好，不仅有好的过去，更有好的未来，难道你还瞻前顾后，不乘机把这一夜的好雨拥入生命之中去吗？

（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副主席）

## 能懂的诗

### 沱湾街(外一首)

□茂平

沱湾街是你的书名  
你还有别称——烤酒坊  
其实你就是挑酒糟的扁担  
或是烤酒匠手中的木锨  
青砖，阁楼，木板房  
熙熙攘攘沾满了酒香

连阳光也醉了  
透过屋檐的光斑，七倒八歪  
风中满是酒味  
让小伙壮着胆  
偷吻姑娘醉红的脸  
一个醉汉，走一步退两步  
想厘清街面铺了多少石板

### 双溪桥

双溪就是两条溪吗  
可能只是表象  
双溪口有两座桥吗  
可能只看到了眼前  
淹没的时候  
觉得它是溪，是桥  
干涸的时候  
想到了桥的本身  
桥的本身是过路  
路的本身却不是桥  
很多问题  
问一问桥才能知道  
（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会员）

### 清风引(外一首)

□李佳骏

一个人坐在河边  
燥热未去，枯萎未老  
河水里的星星拉着拐杖  
岸边来的灯火满腔憔悴  
不知何时，一只手伸来  
轻轻抚摸  
一场清风，让囚禁自由飞翔  
一场清风，让孤苦四季如春  
一场清风，让浪花泪流满面

### 远方来客

花儿还没开放  
你来了，突如其来  
捎来春天，捎来欢歌笑语  
峭壁檐口，潮湿暗角处  
恋爱、怀孕、生子、昼夜不分

冬天还没来临  
你走了，悄无声息  
装满倦尘，驮饮荒凉  
你偏爱的孩子飞了  
你眷恋的巢穴哭了  
主人啊  
何时是归期？  
（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）

## 邂逅一场雪

□陈进

雪季的号令吹响，戏雪的故事陆续在朋友圈里连播。雪宝山、金佛山、仙女山、大巴山峡谷……各个山头的第一次飞雪盛况和玩雪的情景相继溢满手机屏。我所在的地方是不下雪的，与雪花相遇几乎都要坐汽车跑到很远的山尖才能实现，因此脑子里积累的关于雪花的故事屈指可数，而印象中不同寻常的一场雪，出现在西藏，且在夏天。

女儿高考结束，一家人终于有了一起去放飞大自然的机会。于是，便计划了一个月流浪西藏的自驾之旅。没去过西藏，迫切希望看到的，除了佛香袅袅的日光城外，就是世人仰慕的珠穆朗玛峰了。

在西藏境内奔跑几天后的一个下午，我们终于来到珠峰脚下的日喀则定日县。高原气候晴雨变幻莫测，道路十弯八拐，我们小心翼翼地开着车驶向珠穆朗玛峰曲折的山路。虽然是号称三伏天的八月，可一路的温度都很低，低到出乎我们的想象。

在“之”形山路上爬行约三个小时后已近黄昏，我们却开始兴奋起来，因为此时天空的云雾渐渐散开，隐隐看见了珠峰的轮廓。能一睹珠峰的芳容，今生何其有幸！

可就在我们可以全面关注珠峰真容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——  
一个转弯处，车子好像碾到了尖锐的东西，车身震荡了一下，随即听到“噗”的一声响。紧急停车查看情况，右后轮胎已经完全瘪了下去。

珠峰之事瞬间淡出脑际，眼下重要的是赶在天黑之前换好轮胎。我们把大堆行李一一请出车，刚取出备胎时，天气又变了。大滴大滴的冻雨飞来，打在脸上又冷又疼。赶紧找伞，雨伞还没撑开，风也暴戾起来。风卷着雨刮了几个回合，雨点就变成了雪白的花儿。看到雨雪的瞬间蜕变，心里满是焦急和恐惧。

老公拿出千斤顶，企图支起车身。可停车处地势倾斜，千斤顶个子矮了点，取不出轮胎。他一边处理轮胎上的螺丝钉，一边吩咐我和女儿到周边找石头。我们俩扛着高反，喘着粗气，寻找坚硬的石头，折腾了一大片坡地，才找回几块勉强能用的石头。

雪越下越大，我们搬出的行李被风吹得四处游走。老公在车身下钻来钻去，黑黑的机油和泥浆糊得全身都是。我和女儿撑着伞守护随时都想奔跑的行李，眼睁睁地看着天色一点点变得模糊，看着并不明朗的珠峰一点点暗淡下去。好在西藏的黄昏很长，车胎在大雪变本加厉的时候终于安装好了，我们如释重负地向珠峰大本营驶去。

晚上10点多钟安全抵达营地，我们在一个藏族小伙的大帐篷里落脚。小伙非常友好，照顾我们吃饭、烤火。当我们身子回暖后，帐篷里所有的人都躺下休息，周围安静下来。折腾了一天早已深度疲劳，不多久就进入了梦乡。

第二天起床走出帐篷，发现世界只有一个颜色了，天和地没有了界线，珠峰不知所终。一辆中巴车送我们来到珠峰大本营的地标处，石碑地标已经被雪覆盖，轻轻拂去雪花，我们才看见碑上“珠峰大本营，海拔5200米”的红色字样。这个勇敢者的出发之地，以前只在电视里见过的雪域营地，此时也真实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

虽然没有再看到珠穆朗玛峰的影子有些遗憾，但我们毕竟爬上营地来了。在恶劣的天气里，穿着奇怪一点都不影响雪地上的自由玩耍，我们把能在雪地里玩的花样都统统地玩了一遍。垒雪球、打雪仗、雪地作画、雪地呐喊……第一次，在夏天，我们站在珠峰的肩膀上邂逅了一场雪。我们无拘无束地与雪共舞，也是第一次，把玩雪的快乐传得那么高那么远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开州区汉丰第五小学）



## 善良如灯

□刘辉

那是春末的一个中午，我放学回家。刚走到院子，就看见一个陌生人站在门口，眼睛直勾勾盯着我家晒在门前的烂红苕干。老家盛产红苕，每到春季气温升高，红苕发霉腐烂，母亲便用刀削掉腐烂的部分，再把完好的部分切成片，晒成苕干。

看见此人有些不同寻常，我就悄悄躲在后面观察动静。陌生人见四下无人，便走过去，把那些颜色稍白、变质不严重的红苕干择出来，装进自己的口袋。当时只有十来岁的我心想，今天碰上贼了，也该展示一下我的本领。于是一个箭步冲上前，大吼一声“抓贼娃子”。对方显然被我突如其来的吼声吓得不敢，身体一哆嗦，手停在半空，好一会才回过神来。见是一个小孩，他央求道：“小弟弟，我想捡些回去吃。”“没有经过主人的允许，你这是偷！”我理得不饶人。

听到吵闹，母亲从屋后赶了过来，问明情况后主动招呼这人说：“大兄弟，捡吧，多捡些。”说完还蹲下身，帮忙挑选起来。这时，我才看清眼前的这人：穿一件蓝布衣服，补丁叠着补丁，背篓空空如也。陌生人看上去神态疲惫，脸上写满忧郁。母亲一边帮他选择苕干，一边与之交谈：“你是哪里人？”对方说是山那边的，今年收成不好，如今实在没有办法了。母亲宽慰说：“这年月大家都不容易，相信会有好起来的那一天。”

当年的我哪能理解生活的艰辛不易，还有点埋怨母亲：怎么对小偷也这么大方？

那个人意外收获了一包苕干，脸上掠过一丝惊喜，紧蹙的眉头稍微舒展了一些，连连道谢：“劳慰嬢嬢，劳慰嬢嬢！”母亲说：“这有什么好劳慰的，我也实在拿不出其他什么给你。”

那个年月，我家也是家徒四壁，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母亲因没有帮到别人，心里过意不去。沉默了好一阵子，她轻声念叨：“一块红苕干，能救一条命噢。”她对我说：“你有防贼意识，这是对的。”母亲叹了口气说：“你叫他贼娃子，这就不对了。人家不是为了生活，谁愿捡你的烂苕干？谁都会有难处，能帮一把是一把。”

母亲的这句话，如灯一样一直照着我。记得那年中考，我赶去相邻的红花乡参加会考，路上突遇大雨，全身淋得像落汤鸡。跑到附近一农家避雨，男主人很热情，把我让进屋，用毛巾帮我擦去身上的雨水，又找来一件白衬衫让我换上。临走时，还鼓励我好好考试，没有问我姓名，也没有叮嘱我尽快归还。

渐渐地，我理解了母亲那句话的含义，也想把善良的光亮传递下去。后来工作了，我总喜欢为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尽一点绵薄之力。这些心意也许微不足道，但这微弱的光亮能温暖人心，就如同我经常想起的那件白衬衫，总有一股温情在心头流淌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主席）

